



毕淑敏小说精选集
玄圃积玉·浮世医心

转

毕淑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转

转流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 / 毕淑敏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462-5

I. ①转… II. ①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017 号

转

毕淑敏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7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462-5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必有一个固定地址。距离它最近的邻居，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

每个字是一块砖，几百万字垒起来，就是一个小院了。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拖了很久。我不喜欢向后看，但这一次，必须回头，绕着院子走一圈。

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开课伊始，老师二话没说，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他手掌向下，把球放开，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座位较远，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按常识推断，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果然，片刻之后，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球快速摆动起来。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

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老师笔直地站着，手掌向下，肃然不动。金属球不停地荡着，摆幅渐渐缩窄。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满堂死寂。终于，亮闪闪的球困乏了，震颤着抖了几下，寿终正寝似的停住。

你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什么？老师发问。

学生们开始作答。有人说，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有人说，他看到了改变。还有人说，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

老师频频点头，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他扫视全场，焦灼地问，还有新的发现吗？无人回应。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再无更惊艳的说法。

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此人基本上算一个。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静观其变。傻看了半天，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突然就举了手。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

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看到有人终于响应，急切道：你！看到了什么？

天啊，直到这一刻，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不过，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我战战兢兢道，我没有别的意见，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

老师倨傲地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之后，你会听到我的授课。

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老师准备就被下驴了。我愿意成全，又不想重复他人，慌不择路地说——我看到了时间。

老师眉梢乱抖，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说：哦！好极了！时间本来是隐形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从不动到动，从动到不动。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

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已然忘却，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

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那篇小说叫做《昆仑殇》，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难以过滤。

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不合常理。原因很简单，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篇幅短了说不完。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话多，就一个劲儿写下去，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这才告一段落。1987 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冲撞了文学规律。于是自惭形秽，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在这个时间段内，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1994 年，我的短篇小说《翻浆》和极短篇小说《紫色人形》，在台湾获得“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和“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红处方》，费时一年多，1997 年出版。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有了 2001 年的《血玲珑》，2003 年

的《心理小组》，2007年的《女心理师》，2012年的《花冠病毒》。

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需要加以分割。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酬的间隔比较长，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且不固定。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会写一些散文。多年积攒起来，大约也有了几百篇。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技巧有分别。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可从心所欲、互不相扰。

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是这样啊！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一切都埋藏其中。

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很难。所以，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直抒胸臆，坦率待人，比较容易和快乐。我的小说，说穿了，主题很简单。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人间冷暖、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怕也是本性难移了。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当过心理咨询师，又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平凡女子？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尽力而为。

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我的写作，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已经晃动了几十年。推动它的外力，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会渐渐停下来，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

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心中满溢感动。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

毕淑敏

写于2012年5月1日

目录



非正常包装 / 001

西红柿王 / 022

看家护院 / 051

筐子里的水牛 / 095

转 / 108

附录 / 214

编辑说明 / 218

非正常包装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粉刷墙壁。我穿着一件最脏的工作服，这使我非但不像一个高明的医生，连个能干的副食售货员和理发师傅都不够格。我们的工作服——也就是职业标志，厂里为了省钱，买成同饮食服务业一样的白大褂了。我刷完房子就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但这并不妨碍它现在使我狼狈不堪。

“我是药批的，姓……”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他说到药批的时候充满了骄傲感，好像全银河系的居民都知道药批是药物批发站的缩写。

我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揣进散发着石灰味的白大衣左上口袋。形形色色的药批我见得多了，如今是买方市场，没有人像他这么趾高气扬的。当然喽，最主要的是我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

我不是个漂亮的女人，也没有名贵的衣物，但我愿意自己是个清洁的女人。当我鼻梁上溅满四周干缩翘起的白色圆点时，我可不愿意会见这么漂亮的不速之客，而且还是个男人。

他当然是做了准备的，像希特勒当年偷袭苏维埃俄国。皮鞋亮得像刷了多层紫红油漆。头发烫着半大花儿，很优美地弯曲着，似煮得半开未开的方便面。裤线笔直。头发长过耳垂。碎花硬领衬衣，结一条黑色领带。

我并不想仔细打量他，但以上印象纷乱地跳入眼帘，使我对他（她？）的性别归属产生困惑。幸好没抹口红，不过这也不能算铁证如山，女人也有不抹口红的，比如我。

一旦产生好奇，我对他（她？）倒有了几分兴趣。这简直是一个医生的耻辱，连男女都分不清，男女当然是有区别的，在医学教科书上，那区别用彩色图谱揭示得令人瞠目结舌。

可惜猿人在学会用火之前，就知道用棕榈叶把这区别遮盖起来。这种人类最早的包装，如今发展到登峰造极了。

对于我基本漠然的欢迎态度，他宽宏大量。“以前我们好像没见过面……”他一边解嘲，一边做出深刻回想的样子，好像一直准备回忆到万恶的旧社会。

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拯救了他：“我是刚聘任的卫生所长，以前是个普通医生。您就是以前来过，也并不一定能记住我。”

“新所长，新面貌。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他的声音低哑

浑厚，这使得性别问题恍然大悟。声带应该算是很显著的性器官，以前的教科书上强调不够。

“我想同您单独谈谈。”他穷追不舍。

最初的尴尬已经过去，仅这副邋遢相已映入他的瞳孔里抠不出来了，我也就不再计较。

他的目的是推销药品，总得给他一个答复。货比三家，以后也许用得着。我不想当死牛筋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得掌握点儿商人的油滑。

“就在这儿谈吧，这儿挺好。”我说。顾客是上帝，我有自知之明。

“这儿不适宜。”他很果断地拒绝。

我只好把他领进一间单独的房子。墙壁刚粉刷光，青里透白，像雪洞一样明亮。早先房顶上渗雨滋生出的青苔，也被披上一层莹白，像珊瑚一样毛茸茸的很有质感。白灰真是个好东西，我终于懂得了“粉饰”这个词的妙处。

“您身先士卒，把卫生所修理得很漂亮。”药批（原谅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或者说一开始就没记住或者干脆就没打算记）张望四周，抽动着鼻子说。

我未置可否。谦虚的人在遇到未经深思熟虑的表扬时往往如此，姑妄听之。

“可漂亮的外表往往勾起人们更高的心理要求。不能设想人

们走进豪华的酒店只是为了去吃大饼油条。要知道您开的是医院，不是徒有门面的会客厅，所以，收拾完了这些表面的活计，您就得进药，尤其是进好药。您就得找我。咱们今后打交道的时候长着呢！”他不卑不亢地对我说。

我有些气馁，被他打中了要害。是的，我不是一个瓦木工或是一个油漆匠，而是一个医生，自信为一个挺不错的医生，繁重的体力劳动真能使人上瘾，看到墙壁由脏变白，在产生深刻疲倦和自豪感之外，也产生健忘。你会觉得也许自己原本就是干这个的。

也许这一切都源于我的虚荣心，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原来的卫生所污浊不堪，使医务界最常见的白色变得凤毛麟角。我上任后希望耳目一新，最简单最迅捷的方法就是用油漆和白灰粉饰四壁，给人以改天换地的陌生感。

我去找厂长助理。他是负责教科文卫这一揽子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我要求派遣给我泥瓦油漆匠，当然还必须携带白灰和各种油漆等用品。

在听完了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之后，助理满怀着阶级感情说：“漆和白灰要多少有多少，人，一个也没有！厂里很忙。我们不是协和医院，是出钢材的工厂。你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刷墙？刷墙比往屁股上打针还难吗？同志，不要以为穿上白大褂就不能干别的工作了，脱了白大褂，大家还不是一样的人！就像我出了咱

们厂，要不是我自己告诉别人，谁能知道我是个助理！”

我被厂长助理的现身说法深深感动，一面咒骂自己搬起石头砸脚，一面鼓励所有的医生护士，为改善我们自身的工作条件和为病人创造一个优雅的救治环境而忘我劳动。

因为过度劳累，竟把自己的主要身份忘记了，多亏药批提醒。

那就谈谈吧。如今是新医新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电视广告映得人眼花缭乱，世界上的人好像都得了冠心病胆囊炎肠寄生虫症。别看药批巧舌如簧，我可不是容易哄弄的。

他开始介绍药品，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像“文革”时紧凑的三句半或是对口词。

“很遗憾，你的这些药我们不是库存太多就是价钱太高，目前恐怕难以成交。”鼻梁上的白斑虽时时会令我难堪，但原则问题上我还是义正词严。

他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大约经过冷风冷雨的锻炼，满不在乎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

“这儿有张单子，您可以看一看。”

纸单对折得很整齐，像幼儿园小朋友预备叠成的小衣服。

我疑惑地将它展开，想不通这和正在进行的谈话有何关联。

以下是单子的具体栏目。

药品名称	产地	规格	价目	包装
感冒通	A市	100×100	2040 元	牛皮旅行箱
牛黄清心丸	B省	10×10	450 元	尼龙纱蚊帐
眼科冲洗壶	C区	2×2	48 元	柯达金奖胶 卷
.....				

我像近视眼碰上了视力检查表，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前几项雅俗共赏，通畅明白，关键是最后一栏。

我看看药批。他做出拒绝做说明的表情，意思是你自己能弄明白，不必问我。

其实我也是一眼就明白了，只是有点儿不相信，希望另外的人用语言再重复一遍。

包装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感冒通装在牛皮旅行箱里？提上它，西服革履款款而行，戴着墨镜拄着文明棍，像不像地下党给八路军偷送药品，通过鬼子的封锁线？好像哪部电影有这个镜头。至于雪白蜡壳包装的牛黄清心丸，缠裹在薄如蝉翼的尼龙窗纱蚊帐里，要是偶尔有一两个破损，露出如墨如炭的黑色药丸四处滚动，岂不是类似糖衣炮弹秘密武器？还有眼科冲洗壶和彩色柯达金奖胶卷，不知道是胶卷把壶嘴缠绕起来，（那还不曝光了？）还是把胶卷装在壶里，冲洗

眼睛的时候彩色胶卷像瀑布一样流泻下来?(那也同样要曝光了!)

不管怎么样，反正要曝光!

整个乱了套了。

我愤愤然。这简直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亵渎。我自认为脑筋已很灵活，完全不必拘泥清高到近乎傻的地步，但面对这种非正常包装，还是按捺不住满腔仇恨，我断定牛皮箱里的感冒通一定治不了病，肯定会把病人越治越重，也许终于治死也说不定。我刚想把纸片掷还给他，但下面的一行字，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了我。

利勃海尔电冰箱。

我一直想买一台利勃海尔(因为念叨的次数太多，我现在提到它的时候，已经像叫孩子的名字一样顺口)，钱已经凑够了。现在攒钱很容易。吃的穿的都很贵，只要你肯吃很赖的伙食和穿很糟的衣服，攒一台电冰箱的速度较之前几年大大缩短。钱够了，却搞不到票，这种煎熬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也算包装吗?”我有些迟疑地问，刚才襟怀坦荡的气概怅然若失。

“当然是包装了。包装并不只是包在外面，而只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搭配，没有一定的规矩。”药批像“五四运动”前后的先驱一样，对我进行诲人不倦的启蒙教育。

我的顾客上帝被钉在利勃海尔的十字架上。顾不得矜持，我

急切地想知道有关情况。

“这个黄连素片，就是盛在利勃海尔电冰箱里的这种药……”我吃力地选择着词汇。尽管这种说法荒谬，我还是愿意坚持，我谈的是药，首先是药，而不是它的包装。这是我做医生起码的道德良心。当然，包装也很重要。我一直搞不清利勃海尔的票是通过什么途径发放的，只知道我没有。

“利勃海尔是包装，这没有问题。只是……”药批第一次变得踌躇，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像不愿打破癌症病人最后的生存希望，“请您注意这种药进量极大，不知您这里是否需要这许多……”

感谢他残存的一点儿职业道德，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给了我最后的忠告。我像上了敌人的老虎凳又被泼了一桶冷水，明白无误地清醒过来。由于刚才过于心切，我忽略了包装之前那个标志主角数量的巨大数字，它的一串糖葫芦般规整的符号，那么多黄连素片堆在一起，一定像金灿灿的麦粒一样美观，十台电冰箱也装不完，也许会装满一辆卡车。假如我终于购进此药，我们厂所有的工人需要马不停蹄地拉半个世纪的肚子也不一定吃得完。

呜呼！黄连素！呜呼！我的利勃海尔！

我在上任之初就决定做一个灵活机动的新型知识分子，我要吸取前辈们的经验教训，绝不死板拘泥，该为小团体谋利益适当地为自己创造精神物质财富的时候，绝不姑息手软。然而面对着想象中如山的药片，我还是忍痛割爱。唯利是图的药批尚提醒我

注意进药的数量，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让大家像吃馒头一样地吃药。

我很留恋地把那张油腻腻的纸片照原有痕迹折好，递还给药批。他像被烫了似的，轻轻吹着气接过去，深表理解地看着我。这使我对他增添了好感。药批弯腰，从膝盖外的裤兜里又掏出另一张纸片。我在由衷佩服他纸片多的时候也顺便由衷佩服做裤子的人。在最容易磨损的地方又缝上一块布，既有存贮功能又可防漏防雨兼可预防风湿性关节炎。

然而第二张还带有体温的纸上所开列的各种药物我们仍然储量充沛。在这一瞬间我开始怀疑我的前任。当我接手时库房里拥挤不堪，我曾沾沾自喜，像乡下人对着无数陈谷子烂芝麻，感到稳妥踏实，虽然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费医疗敞开花，并没有人计较我买药用的钱多钱少，但中国农民的品性在我身上仍有体现，我喜欢别人给我留下的越多越好。现在才察觉到那像一个阴谋。我的前任也许因为贪图某种昂贵的包装，才不自量力地进了这么许多药，反正救死扶伤是一个伟大的口号。

“请问，我的前任，就是上届所长，是不是也买过这种包装的药？”

“这个……比如好像假设您明天不当所长了……我呢也还是这个样子……”药批很有风度地做着为难的样子，我猜他一定对着镜子练过这个表情，而且由于这种情形频繁出现，以致日积月

累，每块肌肉都各行其道，宛如公路快慢车道一样秩序井然。

我觉得自己唐突了，有些恼怒又有些放心。这就是说，药批对每一个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都一样忠诚。便忙解释道：“我是新官上任，不知道以前的惯例。就像贾探春初理大观园，遇事总是问问老例是怎么办的，没别的意思。”

药批不急不慌，像名老中医一样号准了我的脉络：“药这个东西，跟粮食可不一样。粮食有定量，比如一百斤够吃三个月。当然重体力劳动者送蜂窝煤拉平板三轮车的特别大肚子汉的咱们就不算了。可药谁能说出个准数来？你准知道自己是今天有病还是明天有病是病一两天还是病一百天？就是到了四个现代化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完了进入中高级阶段，你也挡不住有人上吐下泻拉稀跑肚感冒发烧跌胳膊断腿，你说是也不是？”

我无言以对。虽然在大学医疗系一年级的教科书上就堂而皇之地写到传染病是一种社会疾病，到了物质极度丰富道德极端发达的时候，肝炎痢疾等就可消灭，但我终于没有勇气把这些科普知识说出来。我对板蓝根有点动心了。

“板蓝根是预防肝炎的。去年上海流行甲肝，今年南京也许流行乙肝或是非甲非乙的什么肝，这谁也说不准。还不像非洲蝗虫似的可以先预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也不是肝炎病毒肚子里的蛔虫……”药批说得嘴角泛起细线似的白沫，我都不忍心看他。